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三目錄

通判

詹俊

推官

劉兆文

知州

項嶷　任勉

任良翰

州同知

周原

知縣

張公素　王佐
霍恩　周吉
龔起鳳　沈孚聞
典史
曾泉
敎授
吳勤　薛貞
姚逵

西吴郎文暵
吴興茅元儀　同校
錢唐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三

河南二

知府

河南懷慶府知府方公徵傳　郡志

方徵字可久號介菴大琮六世孫洪武六年進士選入武英殿授刑科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志節甚偉太祖一日晚朝謹身殿退顧徵問知有母在次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歸省嘗侍游後苑聯句有詩和辭學士有歌迨還京改監察御史奉旨廣西山東公幹回月餘陞懷慶知府時因星變求言首言風憲官以

激濁揚清爲職今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爲優劣故不聞旌拔廉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皆陞爲布政使其何以示勸懲哉其餘皆關係特政　上諭旨安然率齊東海軍民內附朱芾參政鄉里舊人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徵贓罰者何官宜具實以聞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事以實之坐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年三十一　懷慶列祀名宦

衛輝府知府孫鎮傳

孫鎮字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爲諸生以經明行修中制科卒業太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敏練達 高祖嘉之賜鈔若干緡以旌其能賞之 上以課程事連坐部官諫不宜連坐以傷國體語多峭直遂謫戍滇南巳卯春廷臣郭資等論薦召復其官應制賦禁柳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徹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藝驅蝗禱雨神輒效驗壬午靖難兵起衛輝當南北之衝鎮夙夜防衛尺帛全活靖難兵南下守備內臣倡謀迎附鎮堅守不下迨 文廟登極以抗節不

附者置之法乃謫戍山海歷二十餘年宣德初御史王紹首薦赦回至京師除上饒丞不就卒于京邸別號冲玄子所著有冲玄稿若干卷海鹽鄭端簡公曉作遜國諸臣列傳備錄其事

河南府知府李君驥墓志

楊榮

君李氏諱驥尚德其字也先世居青州曾大父詔宗大父輝祖始徙沂之郯城世世業儒考諱壽康好善而樂施母某氏有懿行尚德甫六歲而失怙自幼穎敏嗜學從鄉先生遊已超出倫輩稍長爲邑庠生謹言行勤問學師友敬愛之洪武癸酉以詩經領鄉薦入太學歲丙子朝命拔太學生才貌魁傑者十有八人俱授給事中尚德預焉任戶科時關市譏商旅者往往發其橐笥窺覦爲奸尚德奏罷之尋坐事免官已而被薦起知新鄉縣縣當四達之衝往來屬道尚德

處之事不廢而下無苦閭命葺茨舍置農具以撫輯逋逃來歸者至數千人庚辰以內艱去民相率乞留之者至於數四永樂初服除改知東安勸課農桑綏輯流亡事有病於民者輒請于朝能免之邑故荒墟多狠嘗有發婦訴其子為狠噬者尚德禱於城隍深自咎責明旦狠死於其所今刑部尚書施公寔東安人聞而異之為紀其事而揚于縉紳間旣而行部侍郎李公槩暨素所知者交章薦之遂擢刑部郎中鞫獄詳慎人無寃抑嘗以崇教化重農桑卹民省徭重版籍育賢才優養軍士寬恤馬政擇守令汰冗員禮

廉能抑倖進通鈔法十餘事陳于朝多見采納未幾坐事謫保安　仁廟嗣位詔求賢工科都給事中吳懿首以尚德薦召還擢監察御史操履益堅未嘗以經患難而渝其志循行郡邑以簡賢革貪為務又陳經國利民督農事察民情備邊儲省營造及海運河防驛傳芻牧凡十事　仁廟嘉納之嘗自語人曰予今叨職耳目當知無不言以盡分內事若撥拾人之短長以沽名則不為也暨考最蒙恩褒贈父母如制仍賜歸葬黃及還朝適簡廷臣為郡守遂受璽書出知河南府既下車求古循良所以用心者而推行之

如與學校時地利均賦役弭盜賊審度量之類皆督
心力服輒閱書作爲箴銘以自勵家居雖几席必端
嘗曰細事旣正則達之他務無往不正矣公著後植
松竹梅第退食盤桓其中因曰彼三友而益我一夫
得非四友乎遂號堂爲四友郡大疫捐俸市藥貯之
驗事過民有疾卽與之賴全活者衆歲旱躬率父老
禱于嵩嶽雨應期而至飭郡民訟不平者咸求決焉
莫不心服而去守河南逾六年一日與賓客飲四友
堂談笑中瞑目而逝正統元年夏六月也僚友耆民
相弔哭者皆失聲享年七十歲

開封府知府魚侃傳

魚公侃蘇州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揭[illegible]不易治而公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飽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既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飢寒而節操益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既病久困卧褥妻以一甌粥啖之輒叫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昕

貧不變錢魚侃

懷慶府知府李君湘墓志　　楊士奇

李氏家泰和西郭文溪之上其曾大父宗明大父雲龍父又新有孝友之行母蕭氏生君諱湘字永懷自少端重謹飭嘗學入鄉校從師授春秋經業成上北京太學永樂中選治刑都察院以才能稱擢東平知州斷斷以持已愛民爲務常祿外非其義一無所苟取而勤于公旦暮治事不少休視民如子訓之勵之諄諄無厭倦意非甚悖不輒施笞罰徭役必驗力厚薄民皆悅服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兩溢數爲民患奏發民丁築隄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

地曠多無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歉賑貸咸有備
祀典祠壇公府廨宇整飭一新增修學舍明教化有
稱齊魯之間前之爲守者得罪去後以宥復李君用
召還民懷之不置羣訴于朝請復之從之　車駕征
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亡李君率
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平十餘年始
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部尚書胡濙公
舉李公遂陞懷慶知府命下東平之民爭輓留不可
扶老攜幼涕泣送數十里外既至懷慶一用所以治
東平者治其民民欣欣戴君如父母懷慶有兵衛素

挾勢厲民李君隨事裁制不動聲氣而兵帖然不敢

以肆在懷慶三年郡人以安上下交譽之無間言李

公惇厚溫裕孝友如其父處人以誠能赴其急不以

貴賤貧富而移其守嗚呼今其已矣享年僅五十有

七

開封府知府金公文墓志

潘琴

公金氏諱文字尚德別號履素世爲麗水人少穎異甫八歲能習歐字十四能詩文侍父游宦京師學易于學士劉文安公析疑辨理厭服羣輩弱冠入邑庠時草寇攻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公應募建策多所禆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公爲去其栝綴銅函於弦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遂窘比寇平衆皆自占公固辭不受力奮于學景泰庚午領鄉薦明年第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深恩顧拔公尉奇之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騰

言見者嗟譏三載考績敕進修職郎九載陞刑部員外郎未幾郎中缺員司政久滯公剖決如流一月之間發遣殆盡司寇陸公深所奬舉保定有疑獄事干貴戚久不決衆推公理之乃辨而人無後言越考進階奉直大夫協政庶尹公父按察僉事時蒙推恩加授奉政大夫修政庶尹職如舊母高氏配洪氏皆爲宜人繼擢本司郎中考妣連喪與弟尚義尚友協理喪事易戚兩至小大叶宜成化庚寅秋復除刑部貴州司郎中壬辰奉勅審理南畿刑獄平反者二百七十有奇有受誣得雪者以沉香木肖公像而祠之眞

定頑民上封事官民被誣者累百餘公奉命鞫之三日而情具奏徙其人於邊而已在刑部始終十三年無私請托之議寮寀稱之無異詞丁酉陞河南開封知府開封爲中州大府政務傍午公從容處之府獄舊遠府治卑濕逼隘瘐死者歲六七十人公爲徙之府廨其患遂息時累歲淫雨害禾黄河崩圻百姓薦飢流離者不可禦公憂惶至不能食乃親履災所驗實圖狀定高下爲奏免其賦又奏便民七事詔肯可之公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道忌而銜之會諸道覈官或潛以公名附章末乃得詔與致仕時年纔四

十九知公者無不爲之太息公聞之不待報即折繁
治裝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詞以寄意公于兄弟中友
愛尤篤尚義喪偶以有子不欲再娶公密與尚友爲
聘致仕太守俞公之女旣諧而後聞之尚義爲御史
好直言時値星變公知其必不自嘿乃作東䬹童子
篇以諷止之比尚義被逮謫戍遼東寓督府防察甚
至衆皆謂公不宜往視公日往酣咏寬釋至就道涕
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尚義卒視其子祺若已
出番獄時宿一驛有御史後至與較坐至不肯以公
所領物度聽事公容疏以聞以爲階則臣大夫也御

吏郎官也以事則皆勑遣也而彼乃悖謬若此
是其言御史竟坐左遷又嘗疏論軍民交訟例必兩
委官同訊彼輒因循事終不決貪緣以售奸者甚多
請自今止以有司見訊者就鞫之皆見施行以爲永
式公天才縱逸詩文援筆立就平生著作甚多在山
西有晉陽稿在南畿集審理奏稿爲三卷曰好生錄
道中題咏二卷曰嶽獄餘興曰羈素閒吟曰東遊稿
與尚義倡咏二集曰塤篪和聲既謝事治別業去城
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隨所得爲題咏曰鏡
潭雜咏公晚號鏡潭主人得年僅五十四

開封府知府衛瑛傳　石珤

衛瑛字某平陽洪洞人擢鄉進士釋褐眞定通判平易循雅事無專成人未之奇也兩遷至開封知府銳意修政務在全安小民使得其所開封爲東南要衝且在省下賓客車從輻湊百事塡委瑛既視事一切不急之費蠲省十五六民咸便之諸按省或有所下令度不可常行即入具白狀從容陳說故上司初以爲戇直久始諒其忠信不妄也當是時天下郡縣爭爲媚嫺所在張金鼓飾輿馬伏謁道傍唯諾必謹得不呵責頓首幸甚百姓利病率不爲陳甚至匿水旱

不以聞惟恐失名譽其苞苴暮夜益漬濫不可言瑛獨以平正自持直而不挺謹災告窮用紓民力或有所忤謫譴時至輒徐然曰吾凡以惠人為本耳寧郵其他乎由是上下咸稱其賢治行為天下最然終以無援竟不得遷居開封九年以河南參政致仕瑛在官不以妻子自隨歲所支俸錢皆付庫吏掌籍衣服車馬非敝不更造至今汴民猶謳思之

太史氏曰[illegible]伏讀大誥洎律令諸書凡貪吏皆至大辟家屬被徙垂統建法之意良深且遠哉自後禁令少弛吏爭為侵漁竭澤昨枯上下恬不為怪且相率

稱能賂章于朝淫刑肆毒下民益困繇是能吏出而廉吏廢矣　國朝廉吏軒輗之後有楊繼宗其後有布政使張黼河南按察副使劉俊岳州知府張舉與瑛僅數人云清脩苦節非人情所甘宜鮮得哉或猶詆爲小德是助桀也已

開封府知府張君鍵墓志　劉龍

君張氏諱鍵字君重世居石州宣化里兄弟四人君其季也童時即嶄然露頭角見者謂張氏有子受易於里人辛君文淵張君禮俱明經進士呼為小友退居鳳山研窮載籍作文素不爲稿語輒驚人時副使馮君清攝提學事嘗命題面試數百人置之首選丁卯薦于鄉明年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件逆瑾逮至京師以義命自處竟不爲屈謫衛輝府通判典境内税事務爲寬假歲額登而民不擾值河水漲溢壞民居承委治之疏壅峻坊曲盡其法水患以息璫賊

役戶部主事督儲天津值流賊奄至勢甚倡獗兵備
副使陳君天祥提兵禦之君為居守登城誓衆晝夜
不息卒保無虞薊州莊田累經奏瀆有司弗能決君
銜命往勘躬履疆畝一一為精覈歸其侵於民權勢
斂迹人皆韙之河套虜入寇關西大震長沙彭公澤
涿鹿鄧公璋相繼總制軍事諸鎮皆空廩請餉之使
相屬于路君召商易糴兼搜積逋不遺餘力轉輸千
里士無饑色會蘭州大侵死者枕藉君發粟賑之親
啜以粥活者甚衆事竣東歸蘭民遮泣去則思之勒
其事於石繼延綏報警復以老練從總軍都御史陳

公天祥給倆遐人聞之喜曰此前張石州也吾輩何
愛名益篤甚尋擢開封開封中州省治隷郡縣四十
餘文移旁午揮遣如流尤以撫字爲事事有不便於
民必釐革之雖强禦弗畏飾吏以儒崇學政養士風
務底成效諸生有弗能自給者輒周以粟至恤其婚
姻力爲之所郡齋故有亭亭下有池辛巳秋忽有蓮
盛開人以爲瑞而公乃不久逝矣惜哉卒嘉靖壬午
年四十有六

開封府知府宋公伯華墓志

于慎行

宋公名伯華字汝含青州益都人也其先居昌樂故元時世為千戶國初始祖君用徙益都君用生剛剛生瑜瑜生臣仕東強主簿主簿生公父延年以治春秋舉諸務言春秋推為第一其後仕南京禮部司務以公貴贈兵部主事娶陳封太安人公少敏慧有才質從父受春秋旁及諸經史能日誦數千言為文詞雋朗多奇氣年二十未隸學官學使孝豐吳公覽其文異之輒選入闕從舉高第貢嘉靖戊午歲也其後十年為隆慶戊辰乃第進士授宿遷令河隄大決漂

殺人民生者走援木上無所得食公慨然太息流涕曰天乎民何罪令請以一身當之乃盡括贖鍰出秩金躬駕小舟就民所止計口哺之曰第忠須臾毋死吾爲請於上矣已乃大發倉粟按籍賑貸寬賦弛刑民忘其災居三年課上考薦書十餘名爲兵部車駕司主事萬曆改元命大臣行邊用推擇從閱晉代時使者初出邊臣震悚大將以下櫜鞬迎謁不憚詘體而陰有内主所毆最不至竟而決公獨假以禮節自稍饟問遺一無所受而盡核其功罪白大臣舉刺不少掩蔽過人曰獨宋司馬不可干以私也歷職方員

外郎郎中所任職辦不肯撓法尚書雅重器之萬曆某年擢淮安府知府郡方治河大興人徒搴茭伐薪輻輳旁午又直孔道送往迎來延見吏民或達旦不寢然其治法務持大體不為細苛拊循凋瘵與之休息御史以為不任奏欲它調主爵廉其實詘御史會河工竣論[illegible]以三品服秩居郡如故歲庚辰郡國上計中丞臺以故事封傳符護行其時方嚴舞禁喜事者爭有所舉發以應政府東省中丞劾乘傳者數人公坐鐫六秩而淮安處四不中程復鐫二秩議者皆不能平公夷然不為慍也歸卧里門與朱侍御文甫

焉文學貞甫唐茂才張明經為布衣遊弦誦嘯吟一豆萊羹相對或至日晏郡人目為素交居久之時政更始言者訟諸臣用乘傳謫所坐過薄乃起公東鹿丞歲中三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郎拜開封府知府開封為諸郡湊多強宗難治吏取行法公益務為簡靜如其吏淮陽時或謂公治大郡宜有科指立聲迹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適多事無益靖民之路不擾而已公再出已病至汴力疾視事已而遂亟以萬曆乙酉九月卒於官合郡吏民行哭悲吟如失慈母汴諸大夫謂公吏迹卓越數十年所未有也公為人

豐肌偉幹容止甚都詳慎精核能任大事器度恢弘
豈愷無迹材長者也然亦自以性緩慕佩弦之義故
稱鑑弦天性孝友居贈公之喪擗踴號泣水漿不入
口三日奉太安人未嘗越宿於外朝出暮歸必問寢
食節乃退平生廉謹兩守大郡貲不滿千金居鄉無
尺牘干長吏其與人接色溫情溢盎然可親道逢醉
人詬語從者以告笑命車驅之奈何與醉人較從弟
有怨家詬公門下有妄惡言亦爲弟聞也他皆類此
公生嘉靖己亥三月十日卒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
得年四十有八公嗣龍武舉馮殿講狀來請銘因憶

予初登第時與公接棟而居相得莫逆嘗謂公博大雍容有公卿之器而以二千石終爲世惜之然觀兩漢以來宿儒鉅卿率多用循良著績與其時名將相並垂不朽何必尊官哉殿講稱公醇謹類石相治行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予不謂阿也

河南彰德府知府史公記勲墓志　孫鑛

史公諱記勲字稽叔周史佚後也漢史崇封溧陽侯不知居何地隋亂子孫來浙諺曰江南無野史蓋皆同所出云宋南渡右丞相直翁浩其弟涓數傳至處士德始徙餘姚居江之南曰史家步後四世孟通明初舉耆儒授乾州同知又二世梅隱公盛徙邑城龍山北生贈大名通判誠軒公簡則公高祖考也曾祖考兩泉公鵬廣信同知祖考舜涇公桂國子生贈翰林編修考垣樞公銓全椒知縣以公績最先封南刑部主事後贈彰德知府妣錢封安人太恭人云大

恭人刑部員外郎緒山先生生女以嘉靖壬子五月二十日生公公早慧即佔畢常先其羣輩丙寅補邑庠生從季父編修公修業雲間業頓進萬曆己卯中浙省鄉試庚辰避季父同考不試癸未登進士授南刑部陝西司主事丁亥遷貴州司郎中南曹獄簡然都城人易生口語事未決謗議已沸獨公所斷無異說暇則從諸名士談理學討文藝己丑遷湖廣德安知府時鄰郡旱爲災流民轉徙德安亦騷動公以寛政恤之民安業　景藩在故承天有采地數萬頃德安居半　景藩絕悉歸州邑及是潞藩請得之而　潞

王　令上母弟也中貴挾長信之勢將踰額徵馬且
重守歷年官已征租士民惶懼荊西道奉檄下公覆
之公按籍履畝寸度而鮮尺銖粒無益藩使或詠以
危言不爲動益駁議者再三卒如初籍仍止與見租
事遂定郡有守禦所其千戶將脩條鞭法漁于士伍
公曰此蠹軍興者也因版正其敝請之憲司斥千戶
賦法如故直指薦爲二楚治平第一庚寅遷垣樞公
艱歸癸巳服門補四川重慶僻在四南隅去都城可
萬里士僥而禁綱闊前守或姑循腰掣之文書積
滯民怙倦而玩令貨取弗詑而詑行法公一以明作

施之宿姦斂跡木兩月完積案八十餘事有疑獄匿
其姓名久弗決面鞫立自巨室子弐不得於繼母出
居外舍貧窘無訴比父卒竟不得歸執喪涕泣門側
其父亦進士公將往弔乃陽言曰若某不為喪主者
太守不往其家不得已聽令入比公歸遂遜之出一
錢不分公乃召其諸弟至庭中諭以禮法仍捕豪奴
罪之以戚黨尊行平其產母子迄和勸經術時集郡
諸生程其藝能自是皆彬彬有文登省榜者視昔為
多是時播州宣慰楊應龍方與黔中七姓夷為讐居
夷性讐則相殺其係固然而應龍強七姓弱每恣睢

殘虐之兩省聞見殊在貴州恒右七姓在四川恒右
應龍以是互爭不決而應龍閨庭內頗有不法其所
統五司亦毋苦應龍侵漁然亦止魚肉其黨而已實
非有背叛　朝廷意若初時塞其涓涓一獄吏事耳
第此酋富藏蓄能以賄中人在事者或沒於賄又不
能爲地則輾轉爲詭辭以應而我材官及隸卒輩受
命往諭告或偵事輒索貨不已彼益厭又請土酋率
愚戇不識文字每倚中土工筆札者爲之謀主此諸
猾利其構怨則故造不根說鼓動之冀執其命毋不
欲寧謐又直指奉三尺行部見七姓五司所訴應龍

罪惡狼籍則憤怒必欲齊以內地法貴州尤甚而中丞習知夷情謂此彼自相讐殺但恩威陰陽之即得何爲以隨珠彈雀以此兩執法持論又每相失火之瑕之益開則直指說勝公至重慶時中丞某公已力主勦奈慮不深以冒進敗而應龍猶詭謂不知謾爲好辭謝罪某公旋被言去執樞者懲於寧夏朝鮮之役不兵開敗益幾懼欲仍以撫勦畢役即　中朝諸公亦多謂然顧此酋見獄辭屢移易無究竟時恒慮有他又念唐末來八百餘年中原幾易姓而彼據穴自如要無終絕理且巖峒深鳥道厄縣度我兵必不

能入而其兵爲川中冠每征勦必首徵發數十年來軍功皆仗爲鋒益驕曰是無柰我何漸懷不軌公揣其情得之堅執勦爲是力自肩任當事者慮爲梗陽推公治行謂不宜生遐方甲午遂調河南彰德而應龍止罰四萬金概職用其子朝棟嗣事即號爲正法論功敘錄矣公治彰德如前兩郡寬猛不用郡中清理趙藩宗支盛祿不繼或遘至歲餘其來已久至及時又不能無先後貧宗日譁於庭公定以期歲四給給必人人足額不加意孤煢者藩宗悅服歲歉請糴賦罸金易折漕粟數萬石發贖錢糴粟食饑者境內

饑而不害丁酉遘太恭人艱歸公以葬兩尊人卜吉因習堪輿家言已又習陰陽家言皆識其梁即專家莫能難居惟讀書課子無世俗侈奢之好意斤斤常若有獨是不與俗同閭里中往來亦簡間有吟咏佚不甚苦致力戊戌中口語貶秩一級播酋雖浮伏罪竟不出罰金己亥遂大決裂中外咸主勦追論前事兩省中丞皆削籍藩臬以下或譴或斥直指乃白公前被調非是云以主勦故因徵四方兵擣其穴殲之應龍自殺妻孥俘入都人乃皆服公之卓識公體素弱庚子春忽患膈悶減食飲乃習靜錢塘西湖上數

月竟不愈及秋歸九月九日卒得年四十九公敦內行篤於天倫在南都聞大母管太孺人棄世寫書垣樞公曰曩祖考發喪皆季父主之記勳今已服官祖妣喪顧爲大人主辦垣樞嘗之曰汝喪與何而爲此大言耶識者善焉後垣樞公捐館太恭人哭之慟勸不止公曰大人得無念以弟諸孤乎父遺業請悉與之蕃垣樞公止二子公爲長矣公早卒有二遺孤皆幼太恭人聞公言雖不釋哀然意則稍慰戚里咸頌德焉

開封府同知陳恕傳　　郡志

陳恕字達道灤州人鄉校以德行稱好性理學景泰庚午舉人適歲凶編民輸糧稅于本府恕念偏涼汀人險厄出貲與坊扁銀僱饑民鑿平為坦途再歲不稔為專門師以糊口嚴敎條不倦諄諄以踐履為主仕至開封府同知子民下士折獄立斷吏抱牘聽命不敢近案一語嘗于道中遇數人騶從若貴游者恕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實稱神明河汴屢決請府發帑羨躬督築塞保全腴田數百頃九年考滿乞骸骨歸吏民泣送者塞路行李蕭索人不識為官者

歸惟乘一蹇驢入城有司重其賢贈銀五兩卽市鐵
鑄文廟祭器積善行義類此

懷慶府同知周君秀墓志銘　　　　藍田

正德初宦豎逆瑾竊柄羅織搢紳大夫士中以修禍海內側足而立然聞濟南周生者名士也遣人求招致或勸之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漢睦弘夏賀良儒生之覆轍也遂大忤其意罷之旬日遣歸公全益知瑾有逆志久矣後瑾果敗或曰子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于時伯子公度今寶坻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

迹類陳太丘云後公全令蒙城宦豎丘德守鳳陽大
肆誅求公全毅然弗從以狀聞于漕臺德乃誣搆之
曰蒙城令秀違制被逮赴錦衣秘獄拷訊幾死已而
諭清豐丞君子曰周蒙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昔
之見殣亦非柔也若蒙城者不茹不吐其大節可以
觀也已公全年六十三以嘉靖甲申三月十八日卒
公全諱秀故蘇州之長洲人曾大父諱秉一國初可
於京闈爲國子助教靖難時守城門有活人功大父
諱鐩舉進士歷官都督府都事爲讐所詆罷去後以
薦起爲山東運司經歷而殁葬於歷下子孫遂占籍

爲歷城人父諱溥山東解元爲元氏知縣以文行重
一世學者稱青樵先生後以公全贈承德郎上元知
縣母范氏贈安人生子三人伯子程仲子溥皆以春
秋魁於鄉而仲子復登進士季子即公全也以詩與
伯子同傍有司表其鄉曰三鳳又表其門曰四世魁
名由是歷下之稱世家者必曰周氏周氏云公全少
學於家篤於孝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枕藉墳素軼
出旁行數落蹶濮矣初擇官鄉先生〃恭簡公重之
曰周元氏不以矣及隨計偕上京師一時名流若少
師楊石齋少傅喬白岩及我先侍郎勞山公皆所行

輩與之交聲名籍籍士子從之游者多取高第若蔡侍郎天祐黃都憲臣其尤著者也公全久困場屋乃就部銓得蒙城甫三月而被謫在清豐時巡遊多事捧檄奔走得疾又幾死嘉靖初白岩為吏部乃薦之上元留都之下素稱繁劇公全處之裕如未幾復薦為懷慶同知然公全病已復作又與其守不合遂鬱抑以歿所著詩文號曰蠢山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歷下之阜濼水之步嶪嶪者丘四世其祔元氏李子其才孰賦其進孰尼孰測其故乃篤其後世其竹素銘其幽室以永其慕

汝寧府通判詹俊傳

詹俊字用章富塗人祖諱正世居青山之下俊幼好學受易于附安洪武四年被徵授河南磁州同知賜冠服銀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慎致安恢八字揭坐隅以自勵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俊勞來安輯之勸督耕桑興學選師明倫敘令舉賢為能抉別弊蠹益力居多為民有訴㮰地得藏金為衆所奪俊立衆于庭諭以義利衆悉還所奪民德俊懷金謝之俊拒之曰我不欲衆昧義而趨利乃躬自營利耶民慚而去皆董民饑饉流[illegible]天寒道中車牛多凍仆則解所服

銀帶易粟代民輸民歸製帶償之俊曰吾得紓民急何愛一帶不受降縣歲蝗自爲文呼天哀告蝗遂出境嘗旱作歌以自責大雨即至三年陞汝寧府通判嘗治廨舍役夫得窖銀以內俊俊曰此汝所得何與吾事悉畀之洪武九年以疾告歸磁州之民老壯遮道登舟挽留涕泣不忍別道經新蔡卒遂葬龍潭之側年四十四

懷慶府推官劉君兆元墓表

歸有光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于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乃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爲傀侯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相泣曰兒何欲求食我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少開門將之銑會皇從實

中遂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王璵與爲建寧太守王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與卒爲廉吏王子充汀州通判充子兆元字德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步婆娑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濟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命中使銜

命降香王屋山民若供應多逃以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陵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嘗家後貧遂結諸家爲證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娶富人家多女婿即歸恐非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而有黑子巳而果非眞女君怒欲按籍其家覓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允昧飲酒泄呼寧知有今日邪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詠男未成女未

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峰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杯簡以爲戲君既困於酒且爲米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廳懷官廨見一女子從倚几旁以爲其姬也呼之取若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子男二人天民天獻人代自傷少孤頗爲予述昔昔事甚習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得放於酒之間世所施設一二已無愧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鈞州知州項公嶷墓志　倪謙

公諱嶷字伯高姓項氏浙江金華人也世居溪下界通濟橋祖壽欽考文昌俱隱德弗耀妣李氏文昌於洪武二十五年以貲殷富移實南京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江復成橋樂施予多以棺櫬助喪䘏鄉貧困不望其報公天資淳厚器宇凝重自幼不好逐里中羣兒戲娛止老成長幼咸異之嘗詣書不待督勵而勤永樂間以民秀選入應天府學為弟子員習毛氏詩學日有進弟曰富免於饑以治其家公益覩有託克畢志問學晝夜恒依椰樹誰澗望休假乃一歸省

爲師友者皆推重之挾所得俊遊場屋不偶不以病
有司務學益力宣德五年貢于春官升北京國學迎
親就養十年秋丁母憂櫬偕卿城之南服除詣銓曹
正統四年奉命隨監察御史按巡廣東有能名六年
使還擇稱直隸眞定府通判任保定易州山廠督圖
郡官夫採運薪炭以供國用公廉勤端慎子惠下人
待以誠信課工必均其力輸納必寬其期用是樂於
趨事國用無虧人不告勞九年春丁父憂官民保留
例不許扶柩并啟母櫬歸葬金華娶女鄉馬海汲之
原服闋工部尚書陳公恭總督易州薪運具奏保公

府濟十一年冬乃轉山東青州府判仍舊督運十四
年移山廠於滿城事甫新創規畫得宜景泰四年滿
九載秩五年以最績陞河南鈞州知州公宅心平易
孳孳愛民民皆悅服每懷止足之戒天順改元春有
事來京陳辭請老遂獲休致之命聞者賢之公體貌
豐碩冬感寒嗽喘逆竟以莫療以明年月日卒于京
師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公朴茂沉毅表裏如一待人
溫然可親處事介然有守外無飾迹內無畛域信乎
君子人也謙自垂髫時在社學即被公知時大理胡
卿巡撫南畿興學廣士公言謙於卿召爲郡學弟子

員遂遊公講下承其誨益則謙今日得踐仕階者公之賜也銘其可辭

河南睢州知州任公勉墓志　　錢溥

昔我　高皇帝御之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以全歸當時已無幾而況享耄耋保榮名而安故里以考終如吾郡任先生蓋一人而已先生幼岐嶷篤志為學自郡庠生升胄監擢甲戌進士第授番陽令當時賢令得五人而旌異之先生居其一滿九載陞知瀘州會番民詣闕請還復守饒州府以前守在改同知饒州府事尋陞為福建右參政入為右軍都督府經歷考察南直隸官吏出知徽州府以事謫滄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蔚州丁母憂服闋

知睢州年近七十，即上疏乞骸骨歸壽八十有九卒初先生宰番陽思前令所以函黜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德曰是法所以速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鄉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于縣門先生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婦有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先生曰汝欲他適乎乃判其背彩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發閲之亦無有二志春秋二丁祭羊豕悉科于民先生曰是豈崇報意哉歲令里社分畜而獻

之饒著爲令暇則坐學宮與多士講解攷授如嚴師
鄰邑樂平傷屍誣逮苦甚郡以檄先生即微服往偵
得其情兇者款伏枉者得釋溥家食時嘗問其政及
今閱天下郡志而饒果詳焉始知嚮所聞者不誣善
獎與士類方憂制中閩溥與壯郭陸潤玉競志于學
一日棹小舟從陸抵溥家盡索所爲文讀之出謂所
知曰陸宜處錢出乎餘二十年來吾二人出處頗定
而先生知言哉先生既歸日引諸孫校經史被野服
課僮孥耕郡大夫歲禮爲賓弗預有官迹過其門往
往閉弗納與知者談及今古事輒言論侃侃如壯夫

先生資稟豐偉長身玉立言動弗苟超然負出羣志年雖耄而氣不衰惜乎材僅見于郡縣不得大展底蘊而使斯世得盡見其所有也所著有薇蕃集若干卷存于家先生諱勉字近思其先四明人高祖松鄉先生仕元爲安定書院山長有松鄉集行于世曾祖子良受趙文敏公薦爲兩浙都運司照磨始徙松江祖伯威父季倫郡禮大賓俱不仕

申陽守任公良翰傳

樊鵬

余觀自古仁聖賢人至春秋戰國仁心慕義然前迄于秦漢索然矣如遊循食桑下餓夫叔敖埋兩首蛇皆瑣刻細微事不難爲也卒受大報何可勝道哉余自秦歸申陽郡中士大夫時時爲道太守任公在潛江之事故得備而論之以爲傳任公諱良翰字貞夫號南嶠廣西桂林人也能學修行守先王之道十餘年而舉廣西鄉試赴禮闈不第就官湖廣潛江縣學諭學諭五年是爲嘉靖十二年甲午適陝西永縣王邦相者先是攜其幼子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

王姊夫也至則不禮焉會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于獨乞閒行乞公所且告之故公哀之曰嗟乎吾不得計將父子同死誰為遝鄉知若者哉遂躬詣閒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為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公爭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順天府通判為王族兄居無幾何亦卒書未達郡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恚見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為王論林

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公已行取赴京行時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也至則家尚如其金而畢遺之母子得全主者獄解公爲人剛明俶儻而心慈愛其在中興廢舉墜自屬求備至其夫尚有孫斷之墓買張武之宿而恤其家配僧尼恤貧士陰德種種蓋其天性然也方公爲中州守祖母尚無恙父母適始衰之年其子又已宦矣斯其所謂有先後者乎

磁州同知周原傳

周原字彥脩直隸太平府繁昌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辰州府推官調吉安時闕守貳原獨署郡事以廉平為治政務修舉獄訟疏決無壅滯民有負冤積歲未白者皆白之不旬日囹圄為空後坐累免復用薦起為山東蒲臺知縣有商被盜疑其主人者已誣服原覺有冤為緩其獄而察之果得眞盜人服其明獄蝗入縣境原禱于神一旦大風雨蝗盡死歲以大稔改紹興新昌知縣治如蒲臺陞河南磁州同知永樂二十年卒于官

河陰令張公素傳　　潘塤

張公素字玄卿別號檜泉其先爲吳人父景儀嗜詩書工楷篆豪邁特達僑居京師三楊學士欲薦授中書辭挈家南徙占籍淮之山陽寓居清江浦公年總角志趣不羣性資穎敏通五經大義尤長于書旁通陰陽醫卜之說雖專門者所不及負遺父母喪力所得爲一準于禮領成化乙酉鄉薦爲太學生以天下士自期大司成王公見其所爲文器重之五上春官不利謁選授河陰令初到官適歲大侵餓殍載途又承凋弊之餘百需孔棘憂形于色求拯救之方曰

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罰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禁和買停榷稅裁靡文息奢風征徭之缺且亟者不可已者勒民以次而辦其可已者已之得用一緩二之道與民休息民賴以安歲餘痛者興困者蘇民津津若有生氣由是士敎以一農敎以畊翕然大治庭無敲朴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于壁兩兩立左右結絲網資用有太古之風焉晏之皆推誠心本直道無一毫詐僞以罔民之意至于勵清操甘苦節不改儒素尤人所難者邑有廣武山政暇邀一二邑博登山嘯咏此又俗吏所不暇及者

上司聞而咨賞將薦之于朝翻然嘆曰化行一邑吾
道可槩見矣何必天下哉因和陶靖節歸去來辭以
見志遂遄辞乞休踰年得請即日戒行囊篋蕭然如
逆旅中人上司益賢而嘉之給舟遣贐以行百姓依
依如失慈母磐石丙大司徒濟河石玠撰遺愛碑以
繫去思歸卧林下三十年踪跡未嘗入城府田園廬
舍不改其舊若未嘗爲官然日以文墨自娛有榆泉
集敘姓千文和韻咏史詩咏物詩各數卷藏于家冲
淡與雅有陶靖節之風卒年八十有九子雍字堯化
號淮川弘治間以壁經發策南畿未就遂正德年復

以經明行修微遠補尋乞終養又弗就喻十年厥考
榆泉蔡終爲定跡深樓終老弗起鄉人賢之稱曰淮
川先生卒年八十有一葬華陞垓芳聲草野不其惜
乎

河南西平縣知縣贈光祿寺少卿王公佐墓表

劉龍

河南西平知縣王君汝弼死於官守弘治乙卯君領山西鄉薦與予同榜故壤地相接而相與為厚君倜儻有大志素以才賢自負謂功名可立致天下事皆不足為稠人廣坐中言論侃侃稍欲自見衆為傾聽既屢屈禮闈受汝寧西平令始至即思以為政招徠失業撫輯其居者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獄無滯囚時稱廉平會弥帶閭盜起肆行劫掠邇近騷動君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具教民日習

武已而延及河洛聞西平有備不敢犯營公出道遇羣賊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爲屈賊曰壯士舍之第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屠邑君曰是尚可以爲邑哉是亦何以令爲哉乃督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遁駐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君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人就跪君罵曰我 天子命官爾逋誅逆賊恨不

能斬汝有死而已豚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廕孤爲國子生令有司給棺斂傳送還鄉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有棄城遠遁者有盛其供張宴犒開門迎款者士氣不振聞者大以爲憂君慮之甚深矣先是遣室李攜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決也自是諸路聞風死者相繼城守皆堅賊奔竄無所於得今在河南僅殘孽百數逃伏延喘搜原剔藪指日底定未必不自君發之也故予始聞君死哭之以詩有張巡不爲綱常

計郭令雖成社稷功之句誠知士節如此賊不足平也使當時握重兵者能遣一偏裨往援則城亦自不陷君亦且不死雖其身幸獲免卒獲有立亦未必烈烈如今日豈天將啓太平固欲死君以節爲豪傑倡首使人人自効以爲反正之計與論者以睢陽既陷而援至謂天以全節畀巡遠爲唐氏興復之基正此意也以此防民猶有鄰郤佐之位素負時名當闒惺重寄顧擁強自衛與賊連和養成大患幾不可救者卒之神人共憤歸乎國憲械死於獄視救溺之死其得失爲何如哉人固死也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洨郡其慮之熟矣予固備論於此使他日史氏書平賊之功知有所本以附睢陽之例若夫世系履歷葬事之詳有太僕志銘在予可略云

河南上蔡縣知縣贈光祿寺少卿謚愍節霍公

愍祠堂記　　李夢陽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七年冬十有一月賊掠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　天子震悼詔贈知縣愍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闕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傾

把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以垂不朽於後人初閹瓘竊柄天下訩訩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衆起亂烏合雲擾蜀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至崩燒聚屠邑煙燄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亂知兵乃增陴濬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愼選謹諜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兵聞之怒執而戮之徇於師曰吾不盡殲諸狗奴決不共一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

而圍之矣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
而經不死縛諸心舉之入火矣之被執也詬罵瞋瞪
怒髮上指聲詈愕懾失色氣爲之懾將殲而用之矣
不屈以刃揷諸口斷之矣叫罵愈烈遂遇害頸斷無
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
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
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
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徇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
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德具者是上
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

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帥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爲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國帥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祭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謂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則不勇於是靦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獗威而鼠竄偷生

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
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於乎上蔡
無憾四公矣然夫婦倫也義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
者素邪侯名恩字天錫其先廬龍人也高祖成以靖
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資
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
山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
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
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十並還荊州
山而葬實有司督其事立石隧道傍樹坊門則咸足

報往勤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能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爲秋霜皎爲日星生爲俊豪死爲神靈惟是貪夫有䩄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芥蔕見者唾罵聞者鄙賤維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我自爲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巍巖霆庭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衆我視如蟻孰曰彼逆視如狗彘刃頸可斷不斷者心騰氣爲虹奔雷爲意怒爲之飆憤爲之霧上帝是訴羣彪意擒

夫死於君妻死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天子憐悼
錫贈蕃優血食兹土有侐其宇禴蒸是承清酒肥羜
威儀儼嚴景光燁燿白馬恍來朱旂大纛尸風泠泠
若色若笑殲妖戡亂我巩攸保

霍上蔡墓表　　尚叔嗣

嘉靖八年秋守河南都指揮軍事盧龍霍君錄其考
上蔡知縣劉宜人死王事事河南高叔嗣讀其書其
奏曰給事中臣瓚言河南巡撫都御史臣璿巡按御
史臣熬言上蔡破賊殺其知縣懸裂尸四署縣門其
妻先自經於室　武皇帝曰其贈光祿寺少卿劉駿

宜人錄其子下有司治祠屋共祀事其碑曰賊斷上蔡頸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而猶生其傳碑同而與奏絕異人曰霍氏不忍其酷故傳避之碑蒙其誤始賊入上蔡城上蔡人相與謀脫霍使一人衣冠爲走賊呼我知縣來賊則羣執以去以其刑使霍可以去霍不肯傳皆溺不載傳不可信要之死不可諱徒使後萬世人疑者當以奏爲正於是采上蔡遺事勒石墓上遺事上蔡始爲山陽設法省其餽私費爲安邑不受富民請初富民翁獨死其妾私其貨於養子乃逐其養子歸其貨于其族以食其妾龍山民之爲吏

攈者遺官者劉理奪其官起家爲上蔡賊攻上蔡城凡一日夜城破猶巷戰城旱於故蔡城而附之故破劉宜人先上蔡一日死宜人氣壼曰望夫宜人少蔡十二歲繼取始人以上蔡少子免賊初戕上蔡於南門縣人收其尸上蔡少孤事繼母孝性不飲酒人不敢干其介三仕家不益皆碑未載者十五事合前十七事

周蘭陽墓志

喬世寧

周君名吉字應貞號一川故梁山人自高祖均美戍陝西遂籍西安左衛均美生成成生信信生景泰丙子知益都陵川二縣陵川生鑑鑑封御史御史君生君昆弟三人長奎雲南副使次璧府學生又次卽君君舉嘉靖乙酉鄉試再應進士舉不第壬辰就中牟學諭學諭累八年始遷沁水令甫一年調蘭陽蘭陽又一年卽罷歸君性剛鯁負奇氣與人無戲狎平生守經自信力斥陰陽釋老師巫與諸外家者言始受易副使君副使君大奇之于是以明經著聲士率來

受經門下遇門下士特嚴重門下士即年長宦成者猶儆憚如童子時其教中年士愈益嚴皆憚君遠之久乃知君方正長者乃更益服習教焉督學者吳任特知重君乃聘長大梁書院于是諸上官皆知重君上狩承天時令君理新鄭御膳後得與賜金幣庚子聘江西考試官故事考試官率伏聽御史不得自取士君獨以掌故與御史力爭不屈御史亦折節從之是年冬還沁水會房警有令募民兵甚多君力請裁其半歲旱君虔禱輒得雨又賑濟善民不重困以死頗數以事忤上官上官數不善踰年遂調蘭陽是時

儀封郭雷毆妻火獄久不成陳州孔某以負債人繫
上官故知君名即下二事淮陽君一訊郎郭雷抵罪
孔某亦得決平貴勢者數為言已又行縣至君盡置
不理人大稱快馬尚書聞用知其能檄令修河未幾
河即就功會御史與縣丞有故以丞有間言于御史
御史乃面折君君亦執對種種有狀人以是自為周
䜛然自以峭直不容數乞休會有以沁水諭君俳佳
乃大喜歸作得失吟以見志因自號宜休子告官
過清苦或勸稍為子孫計君輒大笑不應歸有東郭
下田百畝即為閉日讀書其中將以終焉初筮一川野

稿二書已又自作像贊自經紀其終事其達生若此先是中牟訓導何漢清者卒于官無子君厚賻歸其喪新鄭令洪勳以百金託君遺中貴侍賸者無何勳逮詔獄君撫其妻子還之金人尤服其高義云余與君同舉于鄉謂君古之遺直也顧今吏習率喜周容君獨孤介守一意故竟以直廢余燕悲憤歎息焉然君去中牟時中牟士皆爲泣下祖送者數十百里不絕治沁蘭各一年乃沁蘭人至今思君也余益以是多君

杞縣令龔君起鳳墓志　王世懋

嘉隆間吾鄉有廉吏曰龔君起鳳龔君廉天下莫不聞然官不踰縣令而斥斥而病且死死而幾不能棺棺十餘年而弗克葬里之人至相戒曰欲為清祀龔卿而獨同年友太守張君仲起最深知之嘗謂君喪齊之後一人故當君殁革時仲起倡為歛已殮而妻子不能祭仲起倡為產最後為杭州守將行召其子廷謨等而告之曰若忌而父之在淺土乎謂鄉人吳某有義故宜助吳唯唯謂若從兄邢衛宜為狀邢衛諾為狀而志銘則以屬諸世懋曰子同年友之能文

者矣乎誰非故人哉且仲起義不獨有之世想即不文又烏辭謹按狀而志之曰龔氏其先汴人也自宋殿中侍御史猗從高宗南遷始居崑山有銀杏之祥家族遂以繁衍七世祖桂徙城北之駟馬涇最稱甲族有爲山東布政使者曰理理弟琚生綬綬生武岡州守震則君之祖也父曰淳太學生以君貴贈大理寺司務君少孤以家難依外家周太守居故又爲吾州雙鳳里人始冒周姓名江巳改今名字瑞周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猶周姓壬戌會試始復爲龔吳俗貢士多晚就選人君時年未四十以中乙榜即授定州

學正君本以貧仕然為學官絕不受餽遺而屢屢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諸生皆莊事之今司寇潘公時為督學使者署考最諸博士州故以鬻視學官君獨爭曰此非令甲胡屬為吃不為屈守謫官驕恚君不為禮思中之卒不能諸生試有司數不利謂有叢神祠厭勝其前者君為請於監司而撤之諸武帥不能平以兵禦君亦率諸生應之御史聞其事檄府倅往卒直君為撤去是歲州舉二人皆以為雅先生毀祠力也其應聘典試中州故事監臨御史與第之君獨不肯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受考御史頗君

鯨惡之抑為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簾取君又怒
曰士可外簾取者胡聘我為拾落卷佳者數爭之頗
君者亦快士顧奇君稍與商甲乙蓋諸省試官君獨
稱得職云自是君與顏君為知己也頃之以薦入為
大理司務會　穆宗登極單恩司務品卑不得封父
母君糾同職上疏乞恩遂得贈父如其官大理寺胥
史應役者例納銀卿所卿為脫役以親信代會其人
貧不能辦屬君徵之君不為徵卿怒笞其隸君亦輒
笞堂吏卿恚甚自劾且劾君無堂屬禮冢宰楊公心
善君而重違其長謫君為嚴州府學正慰而勉之君

視學篆僅五月遷爲杞縣令矣杞疲邑也君單車而赴毅然以爲國養民自任諸所興革多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君鞫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猾胥與凡官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君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不以累若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李次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以君有廉平聲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君毋竟至縣遣吏橐千金致之君大怒以橐擲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藉是君輒庫貯之以

供往來驛郵之費其居縣自月俸外卽薪馬多歸之官日出二分銀付小史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夜自僕被閤門而寢其於苦節者人所不能堪獨君性不強自信或所設施不能盡當其守卽設施當而不能婉其辭以故多與上官迕御史蔣君行縣君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銜之出俸金自膳以風君而君故自如監司召君詢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牀乎君曰茲項事令安從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聽之最後謂君知若廉吏

奈不任劇何吾爲若調簡可全也君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其憊如此御史乃竟狀君不及君聞即治行杷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乃聽去至是爭集堂皇請游君不得已從之縣齊不扃而出萬衆呼各手擁香行歌前導即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時府倅來觀衆者見之愧歎而已君業以民力故簡上官得罪去至所治辦一毫不取之民以是民深德之乃醵三百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君麾去不受而廚王亦聞其賢且貧爲裝百余亦不受竟蕭然一肩歸

矣其後同年王學士元馭過杞小史出應客客試問若輩令何如小史應聲泣對曰令實賢竟去耳乃知君有德于杞人久而思之如此然司府不便君者實快之且謂君驚禽易彈卒中以蜚語大計被斥人益爲君扼掔而君更怡然徹所居舊廬以償逋負闢小圃灌藝其中間引二三後生伊吾敝邅以自給御史劉君行部聞君賢而獎之加禮幣焉其詞頗悉君出處之槩亦故事所無也居四載疾病後事卒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君治棺君病且革忽張目呼曰我即親櫬蟲蛆毋爲以其棺汗我其行誼之死不

苟益天性然也仲起聞之往而與訣為治棺而哭之已又告諸同志者鄉之搢紳先生暨弟兄而下咸有助凡三四十輩而元馭自京師聞之遥致賻焉其妻子以君有貧於世懋欲不賻介不可卒從諸君子後若乃經紀匍匐愧吾仲起多矣時監司舒公王公暨府倅吳君等聞之皆捐俸為助而祭以文藉所得為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饑死皆非君身在時物也君生於嘉靖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二年二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有一元配陸氏子三廷謨國謨聖謨君生而長身玉立淸羸寡欲不知有人間

世甘脆鮮醲之奉仕宦不達宜其得天而壽乃竟止是悲夫

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知縣沈君季卿墓志

王世貞

萬曆十年壬午秋七月而沈君之父封工部公卒明年癸未小祥之又三月而始成葬葬之一日而君忽暴中風仆於塋蓋戚毀之極而重以勞遂滅性也於是君有四弟五丈夫子其處者撫之泣之其任行者狂走而問藥藥不及則又狂走於梓人得美材焉以治君後事而君之最少季工部君仰天哭曰天乎遂奪我伯氏哉則又曰吾曹不肖忝爲先公子而伯氏遂得趨侍公地下吾螻蟻也夫我乃不能且夫伯氏

之死死孝也明年與其孤某繇君於某所而又仰天哭曰伯氏二十一年而薦於鄉四十三而始成進士僅一爲令四十八而以先公訃歸四十九而棄我於乎是何成之晚而奪之速也於是手草君事狀以屬余而俾余爲之志其墓君初諱今聞後改孚聞字貞孺嘗自號冀亭後亦更號芷陽其先爲吳江之名族至王父啓仕爲湖廣按察副使以材守著聲仲子諱理出後於仲大父岱娶黃安人而生君後以工部君貴封如其官有文學風槩善談論而不屑爲長者君甫三歲而封公授之書俾默志之則已得五百餘字

稍長強記工屬文下筆輒就嘗受易於張先生能抉其秘以故遂用易魁諸生爲第三人而其於禮部試輒報罷然君之脩經術與制舉業益勤當按察公之卒而里中無賴子搆君于有司數起獄相窘君能不廢業而因以習城旦家言且晳於公府情事既成進士刻登科錄當以生齒聞而君具實數或請減不過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即毋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史選毋害也且今諸進士誰爲不諱齒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齒在百人後而列第四人不顧也其爲令得光州之商城商城雖山邑而獨

當淮蔡江黃之會姦民相聚而殺以椎剽相雄高君甫以法裁之下令曰盜集而十里之內不合鬨者皆抵罪里中惡少年爲非而不覺察者罪如之有犯亾所縱舍咸惴惴相戒而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少府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歲時執羊豕射虎豹麋鹿雉兔之類以獻稍熟則爲具張樂漸令過而饗焉其又熟則抑令而借其威福以役使弱小令中悔之則已盡得令長短有所挾持度不聽不已君至預約來與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至百客人見伏謁戚施唯唯而退無稍外不

敢再致辭君又能察同衆過失即燕處恐悚家若置一令小民鼓腹而遊豪門亡所逃邑既遠大府鮮約束隷卒之籍名於官者一而私蓄十有所匄攝則曆聚而往就食徧於隣里君一日而汰者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入令庭者必成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隷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爲所欲爲即十令也必成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鳥雀下矣賦額故九等而其最上上者往往數姓爲一戶人自戶者雖富而亦下中之君悉令人自戶而後第其家爲賦等以故無弗均微輸者例先易而役難

君於難者急之易者緩之必如限而後已民悅服亡所規上下其賦遂起爲河南諸郡邑冠司計大吏取而式之嘗事者希權相意行丈田令於天下州邑檄至君獨持不可曰今爲民不勝賦使我多取饒而寡取瘠瘠者多賦額必減減乃德意也今不能寡瘠者而但多饒者以取盈而奉好利之孔且夫今不能廢百務而寸寸度之貴勢之爲彊而姦猾之爲巧胥吏於中市焉弊且饒寡而瘠多何丈田爲不得已俱勸從舊貫稍平其太稅者以故商城之田與賦獨不遂令別以他治狀旌獨不得旌丈田而君行意自若無

所悔始君之在公東而背城且言傷及吏非其爲令
若承蜩掇之而已生而善治生則凡所稽考庫庾出
納便益教民著水灌田佈畟芉其作者植麥芡進稻
之廚一如其爲農事暇則考課博士諸生經術文誼
不倦一如其誨子弟事而其民亦戴之如父母諸生
奉之若明師至兩大試其中選如歲邑君亦兩奉檄
分校所得皆知名士前後治兩城可四歲餘薦剡要
騰上尚書人一旦下而已憂歸矣君性孝友贈公雖
甚愛君而御之嚴有過猶賜譴責恂恂受之其待諸
弟撫其存者而恤其死者最少季則爲工部君君之

舉於鄉工部君猶未生而後同賜第甚所師友於君不淺云慷慨好行義食酒至斗餘酒後耳熱意氣發舉無前而晚節溫然自克使人欲傾家釀予與君托姻婭久即所聞始而鄉人之善之者十五然不能盡得志於月旦既而善之者十九又既而以弗善之矣逮君卒而吞嗟涕洟以爲君不死其爲萬石太丘無難也嗟乎以君之才而屈於年其可紀者僅一令而巳雖然王渙不亦一洛陽令耶而樂府至於令歌之不衰安知商城之不稱君而其能言者不被之樂府也又安知百世之後其不以了志縣而稱君若洛陽令也所著閑易月卅十一卷行于世

汜水縣典史曾泉傳

正統四年七月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孫原貞言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先以進士擢御史緣事黜降來官汜水留心民事遍履田廬勸借貸以濟乏絕察勤惰以示勸懲率民墾荒田伐村木貿易貨財以納逋租辦軍需官有儲蓄民無科擾積其羨餘貿牛以助農耕造船以紆輓運置館以給領遞之不能舉者三年之間政化大行俗淳訟簡男耕女織家給人足民感其惠爲立生祠以奉之今沒已數年民猶思之言及本官輒嗚咽流涕使天下之爲邑者皆若而人則 皇

上之深仁厚澤周流旁達無一物不得所矣而使之終冒降黜之名不得自名于世誠可矜憫謹採其實以聞乞録其勞績追復其官陞優恤其子孫庶以樹邑人之思爲天下爲士者之勸　上命行在禮部覆實旌之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吳公勤行狀　胡廣

先生諱勤字孟勤先世自大梁徙居於荊至宦游[illegible]康子孫居廬山之陽至諱哲者爲永新簿因家焉廬諱文振考諱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爲桂江先生元名進士廸功郎永豐縣丞母龍氏孺人以元至順庚午八月生先生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庭外先生以手指地媪莫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鉞媪意其欲之取以爲弄指鉞上字推媪手置案間由是皆異之七歲時日記書數千言背誦如流十二三於五經羣書之文咸能[illegible]

十七八下筆爲文章詞藻煥發即欲角藝場屋桂江止之曰我在爾且止先生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云元末兵亂寇盜竊據互相吞噬先生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生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兒丁言懇惻切中時弊守臣不能用但曰儒者徒能言耳先生曰盜如是民旦暮不保我豈爲是言耶守臣歛容以謝卒亦莫能用鄉閭日益亂歲戊戌避難於洪時陳友諒兵至洪被圍先生立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有守賊安得至斯圍者皆壯其言歎爲於

司徒道童先生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明旦司徒道先生由間道歸歲癸卯我　太祖高皇帝遣師平吉紀律嚴肅先生曰此眞王師也向者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公奎爲參謀相見轅門卽傾葢歡如平生相與劇談論達旦不能寐遂出所爲詩命先生爲編正郭公深相敬愛就署先生爲泰和令先生以親老辭洪武初大徵天下名儒先生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銓曹欲置先生於館閣有旨弗治經者入襍流銓注治經術者俱職教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給傳來朝先生以高

等除武昌教授比至日與學者講明問學於聖經賢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已諸生才質高下咸底於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參政者有為國子祭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先生待學者有如己子其父母曰我能生我子而吳先生能成之我子吳先生子也當其及三年有勸先生趣駕就道先生曰吾安於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強居數載以從弟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先生將去弟子各持饋贐先生不受弟子皆泣曰先生卒教我舍我去無以寓其誠而以是為贐願先生勿固卻之有言曰先生

素不茍取遂皆持去及歸惟翁餘盃故衣及錢數緡而已先生家居遠近學者接踵於門凡科舉必有先生門人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於先生曰人之有子必得師教之今余諸子未得賢師以教昔典教郡庠知有學端謹今聞閑居鄉里特遣人招致府中教諸子讀書勿辭先生往至則待以殊禮居凡十載先生小心愼密教世子郡王經闡論詩勤務盡誠款時蜀王尤敬恭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嘗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邁褚虞自愧謭才思見而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

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醴筵溥設待君久同賦淮南招隱詩此其略也若其它詩詞稱譽不可殫紀歲賓與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先生高年勿欲令馳驅却其聘幣而自遣以幣如其聘數若是者數矣三十五年　皇上蒞祚纂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賚　上閔其老弗任煩勞優以閑職遂除開封府教授先生訓導學者雖老弗倦周王自召侍講筵待以賓禮賜坐命弗拜贈予尤厚世子尤加崇愛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其寵榮如此永樂三年二月二日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六王

及世子哀悼不已遣官致祭賜葬於金明池侯歸柩
於鄉配孺人蕭氏賢著閨門克相内事先十年卒先
生學問博邃於羣經子史靡不究析雖隆寒盛暑手
不釋卷至老不倦爲文章温淳平易不爲險刻峭厲
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言近體春容渾厚有盛
唐音臨紙援筆立就若不經思及徐讀之雖巧思者
莫能到寫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常燈
下書小楷片時可數千雖年少者自歎弗及性至孝
友事繼母惟謹待寡姊盡其敬處弟極其和弟汲撫
育諸姪教誨婚娶不失所田產悉與之謙巳接物不

爲崖岸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見人有善稱道不已見人有惡嫉之如讐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値親故傾倒連日不辭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每於廣席掀髯論辯一坐盡傾常思其先世自廬山不忘所自來故號曰匡山樵者居鄂又號曰黃鶴山樵晚更號曰幽翁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翁集大義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先生才德兼茂學究天人而弗盡所施終始一教官而已此尤不能無憾焉者然君子視其在己者爲無歉則其係於命分有雖必者固無所容心焉先生安其所處雖不得位其

造就人才為國家之用者其施豈不大哉矧遇賢王尊重禮敬雖漢之申生白公又何以加且以壽考令終斯其有過人者夫復何憾廣大夫人為先生女弟廣八歲時先中憲公見背賴先生教誨粗獲有知後竊祿於朝日侍先生於史館益得以究所未至義在甥舅情造肺肝用述先生之行以告于立言君子庶幾於志有所徵云

教授薛公貞汾陰阡表

薛瑄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卽居之鮮有徙寓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百十家沒而葬於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我先考教諭公旣卒於河內官次其年冬孤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爲宣德元年葬于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定啓先妣齊氏柩以禮祔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竊惟先公先妣劬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槐末不肖乃有今玆之光榮先公先妣旣相繼卽世而欲以微祿致滫瀡之奉固肯無及是以獨居靜處追

髣音容展溥歔欷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君子追惟莫親而不能自已者必有纂述之詞勒之金石以發揚先德若郴子之紀其先侍御歐陽公之表瀧岡是已顧小子瑄曷敢自附於前賢然念大恩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戚而所以表述先德之心出於悲思纏綿之餘而不能自已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用撫取先公歷官行已之詳敘次如左先公生於元季甫七歲先大父郎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漏一言既而以選拔為縣庠弟子員益肆力於經史子集諸書時國家肇運興創

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適於冗衍而古賦乃詞章之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之以論文格既新士多病於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公以經理衍爲舉業即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之而後學小子有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爲之删潤焉洪武甲子行科舉法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試一往即領薦明年爲洪武十八年試南宫授北平眞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先公以身率之時束以教條比及九年而諸生行業可觀者衆官滿赴闕　太祖高皇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

顧問者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旦禮官
引入敘立於丹陛內百官退乃退　太祖高皇帝嘗
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
義明克動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遜焉凡三閱月乃授
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
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廢弛無以稱育才意乃擇諸
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稿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
資使進於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爲諸生盡所
以誘勸磨礱之道或至日中未食亦不知倦也如是
者五年諸生業已就緒以北方罷學改官四川馬湖

府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絕遠時瑄輩皆幼先公攜持以行水陸間關萬里既至其處則人皆夷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側耕危穫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歲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商旅殆絕官無廨宇僚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意欣然結茅以居資以衣食克己守約一毫無所私於人或至食不繼累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貧淡以助其廉於上下以睦交者一切閉絕惟於民事則盡心焉若饑渴之於飲食故人雖夷獠亦皆心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諸改官者悉從舊明年冬

復任滎陽舊生卒賴成就而責任用者比跡相望任滿移官玉田勤誨如在元氏滎陽時罔無怠人才亦不減於昔九年為永樂十七年從教鄢陵丁先大父憂去官繼丁大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為河内教諭到官未久　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輿至任卒洪熙元年三月初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矣嗚呼我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少屈以干人歷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勤必盡不以秩卑祿薄而分外有一毫僥冀心是雖不得大行於時而操持施措亦可槩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濟寡欲幼即

不爲嬉戲在庠端坐終日出入進次以禮自持交友未嘗至於變色每休假歸入里門恭謹過甚見老少咸揖以敬讓無毫髮矜傲態鄉里父老至今談先輩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公爲首其在元氏迎太父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廪餘資一錢尺帛皆歸之太父母室而已無私積於宗族尤極念恤於子孫尤極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奉身極儉一氊褥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於滋味衣取雅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粗朴而不求華巧衾褥用大布爲之不厭所至廨宇因其故而無所增飾雖或支

撑隘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然囊篋不問有無惟於爲學爲教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與衆會集或縱酒喧嘵已獨默然靜慮若無所聞者性不喜酒飲不過三爵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雞鳴而起未有至旦而出者教瑄輩爲學以正心脩身爲切要瑄少性急易怒嘗大書于牎曰暴怒猶有亦宜戒之瑄自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恣戒家人衣食以省儉或見飲食稍豐必顰蹙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難而乃如是其爲學以仁義道德爲本經義以先儒氏說爲主爲文詞以理勝而不爲浮靡論道以三綱五常爲大而

異端邪怪之說無以干其思嗚呼我先公處心制行爲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又可見矣重以太父母義方之訓培於前先妣娘德之賢助於內故居易履順保節遠光永終官祿歸祔先塋誠所謂善終者矣而小子瑄又以庚子河南鄉試忝登辛丑進士第始仕即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既無所報用敢併述歷官行巳之實流涕頓顙表於墓久以明我先公承休於躬衍慶于後者尚未巳而我後之人當恪恭孝思永承服膺先德以求無忝所生云

教授姚公逵墓志

陶琰

公諱逵字文達姓姚氏世居絳之王村曾祖諱肅祖諱寶一父諱方世有隱德母宋氏生公幼岐嶷異凡兒讀書過目輒成誦平居沉默未嘗出一妄語弱冠游郡庠遠近知名且孝友天至事父母得其懽心處兄弟怡然相愛有漢姜氏共被風中歲父母以家措繁碩令析烟公不得已勉奉其意於是土地則取其磽瘠者宅屋則取其隘陋者人或為公有不滿公曰此皆吾父母所遺物使吾兄弟能有之即吾有也鄉人逮今稱公之德不衰成化中父母相繼卒公哀毀

幾不復生泣血三年飲食不御酒肉成化丁酉以詩
經領山西鄉薦明年試禮闈以乙榜授陝西宜川訓
導至則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
而士子皆有所矜式蒞任比三年直歲大歉乃泣曰
餓莩盈市野未知吾家兄弟何如即遣男偉抵家攜
兄姪輩居宜川沓俸以養九年滿改授宣府舊全等
衛訓導衛素無儒學生徒僅五百人皆性資粗鄙誠
可謂化之難及者公請于當道始新學宮置學田每
旦坐堂上進諸生講經史及武書懇懇忘倦是以建
學甫八年而京闈中式者二人襲父職陞階至參將

遊擊者三人指揮千戶百戶三十餘人故諺語曰邊陲文武臣多出先生門巡撫宣府都憲三山陳公欲以殊績聞于　上薦公會試拘於例不果育生徒連姻國公者恃勢蔑貫誣訴於都憲甘陵馬公遂下公於獄公守正不屈而邊關重臣皆稱公德於馬公竟不罪且獎勵之同寮訓導郭嵩以疾卒於官貧甚不能促裝公捐俸金賻之又請諸撫巡移檄谷衛贐金若干俾得還鄉實公之所助也秩又滿縉紳士夫祖餞於門外且為詩卷留別門弟子戀戀不能舍相率送數百里灑淚而別之京銓曹以績最陞河南考城

教諭而考城科目久乏人公之條約一如宜川宣府不五年弟子中式者二人弘治壬戌春方伯曲沃李公奇公之才薦之會試及至京沮於重任亦不果未幾陞彰德教授弟子中式者又二人弘治乙丑以疾致仕公歷官四處清慎自持既而歸家囊篋蕭然惟甘澹泊而已所作詩文多不存槁惟藏數卷於家于傑方倩工寫公之真爲初度賀而公遽爾云歿吁可傷哉正統丁卯生正德辛未歿年六十有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三終